

# 延安之声

## 清泉沟的烽火、书香与精神传承



**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卢宁,出生于1947年10月,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曾在甘泉县姚店大队插队,先后在甘泉姚店七年制学校、关家沟八年制学校、甘泉县中学、甘泉高级中学工作,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协理员等职,兼职过延安地区中语会会员、《延安教育》杂志特约编辑等多项职务,获甘泉县“十杰人物”“名优教师”及“延安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宁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清泉沟这个地方。

**卢宁:**清泉沟位于甘泉县城南部,山大沟深,一条清泉小河沿山沟潺潺流出,注入洛河。当年整编后的陕甘宁边区警备三旅八团和教导一旅在此开展大生产运动,北农大建校办学、开展教学科研,是这里最为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

**宁滢:**听说清泉沟在抗战时期有很多故事,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卢宁:**抗战相持阶段,为打破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屯垦。1942年初,警备三旅八团在团长陈松叶率领下进驻清泉沟。当地农谚有言,“三月桃花开,耕田种地忙。春天误农时,全年受恹惶。”开荒种地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的贾汉章曾在警备三旅八团一营一连任文书,他亲历了那段艰苦岁月。部队人多无法居住,战士们只能整修山坡上的破旧土窑洞和老百姓的拦羊小窑,用荒草捆遮风挡雨,甚至三五人挤在草窝过夜。在食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士们一边挖窑洞,一边开荒种地,一年多开垦荒地达1万多亩,实现粮食自给有余。

**宁滢:**开荒中,有没有特别突出的战士?

**卢宁:**中央报刊和《部队生活报》以《万亩荒山变良田》为题,报道了八团的开荒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郝树才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郝树才祖籍清涧,年幼时随父母逃荒至延长县,参加红军后编入红二十五军,先后参加过劳山、榆林桥等战役,3次负伤,4次立功等功,两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平型关战役受伤治疗后,他归队编入警备三旅八团二连,后任班长。

1943年春,94名开荒能手在清泉沟举行开荒比赛,郝树才挥

舞着宽1尺、重9斤的特制老镢头,创造了一天开荒4.23亩的最高纪录,且一连3天保持开荒4亩以上。有位叫马长福的农民曾用牛与他比赛,郝树才不到3小时开荒1.5亩,牛却精疲力尽倒地而亡,大家便称他为“气死牛”。1944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年底他出席边区劳模大会,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两次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从此,“清泉沟出了个气死牛”的故事传遍陕甘宁边区。

**宁滢:**后来清泉沟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卢宁:**1944年1月,警备三旅八团移防吴起县,杨得志率教导一旅换防入驻清泉沟,旅部设在此地。当时甘泉的屯垦驻军增至3个旅以上,驻军一边开荒种地,一边自力更生办起炼铁厂、卷烟厂。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动员群众开展劳军活动,号召扩大耕地、成立变工队,军民大生产竞赛如火如荼。

教导一旅在旅长杨得志和政委张仲良率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清泉沟开荒种地3.7万余亩,挖窑洞542孔,建平房602间,还修建了将军楼和大礼堂,出色完成了任务。大生产运动结束后,教导一旅与二旅合并奔赴前线,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之一。清泉沟被誉为“甘泉的南泥湾”,大礼堂落成的纪念碑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丰碑。

**宁滢:**除了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清泉沟在其他时期还有什么重要历史事件?

**卢宁:**时过境迁,1970年8月,正值“文革”中期,北京农业大学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安排,迁址甘泉清泉

沟。不到两个月时间,328户、1498人分三批陆续到达,校址设在原教导一旅旧址,员工和家属分散安置在清泉沟及周围广阔区域,一个单位零散分布之广堪称历史之最。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44团将原清泉农场全部土地移交给北农大,包括水地、川台地、塬地、山地等各类土地。

**宁滢:**北农大迁到清泉沟后,面临了什么困难?

**卢宁:**清泉沟地理位置偏僻,山高沟深。一所首都重点大学入驻后,面临吃饭住宿、用水用电、道路交通、教学科研、医疗救治等多重困难,加之当地有地方病流行,困境尤为突出。

面对恶劣条件,北农大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边治窝,边治坡”的建校口号,全校教职工一边参与打坯、烧砖、建窑等建校劳动,一边自力更生办起炼铁厂、卷烟厂。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裘维蕃教授,把大量书籍文献带到甘泉,在简陋条件下坚持查阅资料、书写论文讲义,还到延安和榆林的农技班讲学。他上班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1972年秋骑车从山坡翻到沟底,导致受伤严重无法继续工作。

北农大动物医学院院长高得仪教授回忆,牧医系设在距校部15里的蛇沟,这里蚊虫多、日照短、冬季严寒。教职工每天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上山砍柴,手脚冻烂是常事。60多岁的刘子涛老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离世,刘理和阮素惠两位老师在开荒时被山火吞噬生命。

**宁滢:**北农大在清泉沟期间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卢宁:**北农大教职工团结一致,在清泉沟的5个拐沟和8道山梁上开展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就种植粮食作物1400余亩,油料作物122

亩、蔬菜80亩,修建小型水库3座、排水渠400多条,栽植果树数百株。还建起“五七”工厂、兽药厂等多个厂子,直接服务校内科研和当地农牧业生产。同时,学校多次举办专题讲座,开展小麦和玉米育种实验,建立畜牧兽医站,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办农学、兽医试点班,为当地培养农牧业技术骨干。

农学系教学连设在清泉沟,56名学员分3个班,教室和宿舍共用简易房。教授们因材施教、学用结合,自编教材、油印讲义,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教一旅大礼堂旁的试验田主要培育麦玉良种,玉米组组长郑长庚老师热心指导学员田间操作,提升学员技能。

牧医系系部设在蛇沟,教学连在野家庄,46名学员分3个班,住土窑洞,大棚兼具教室和食堂功能。解剖课在硷畔上进行,老师边解剖边讲解,还经常组织学员到种畜场和兽药厂参观实习,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甘泉政府各部门和群众给予北农大教职工及家属子女无私关怀和帮助。他们的家安置在甘泉纵横几十里的村庄,与百姓紧密相连,同患难共命运,建立了深厚友谊,至今仍有北农大子女回访老房东和昔日同学。

北农大外语系党支部书记孟秀英曾被分配到六里峁村,她回忆与当地百姓鱼水情深。村上干部为让大家家属吃上新小米,多次与粮站协商调换粮食;百姓榨油时总会给大家家属留麻汤饭,逢年过节互送食品。农大孩子与当地孩子一起打球、参加生产队劳动,教职工上班时家中从不锁门,信任与情谊无处不在。

**宁滢:**北农大为甘泉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

**卢宁:**清泉沟是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的高发区。1971年后,

教职工、家属小孩及种畜患病数量不断增加,北农大处境极为困难。在中央领导关怀下,1973年8月,北农大所有机构和人员迁至河北涿县,后返回北京。

北农大人扎根清泉沟,以警备三旅八团和教导一旅为榜样,延续了南泥湾精神。他们克服巨大困难,坚持开门办学,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奉献青春与才华,甚至献出生命,展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大局观,弘扬践行了伟大的“西迁精神”。正是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让北农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得以传承,并在困境中浴火重生,形成了特定时代的北农大精神。

清泉沟,有大生产运动的丰碑,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这里的故事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宁滢:**现在的清泉沟是什么样的?

**卢宁:**如今的清泉沟旧貌换新颜。昔日朝廷屯兵开垦的塞下苦寒之地,如今蓝天白云、山清水秀、新居连村,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人民群众幸福安康。这里既是甘泉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也是红色岁月的见证地。



● 嘉宾卢宁

###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党的故事我来讲(第四季)

### “斜杠青年”范博:

## 所有走过的路,都是回清凉山的路



**主持人远播:**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本期《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人生履历可谓丰富多彩——他握过麦克风、颠过炒勺、按过游乐场遥控器,最终接过父亲的话筒,成为清凉山景区的一名讲解员。如今,他更是投身景区的宣传营销工作,说他是“斜杠青年”,一点也不为过。



**主持人陈晨:**范博的职业轨迹确实多姿多彩。其中,影响尤为深远的是他作为歌手,曾携全家登上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以一首《欢迎来到延安》家喻户晓。然而他说,兜转半生,最终仍选择回到延安、回到清凉山的青石板路上——因为这里有他的根、他的魂,也有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远播:**兜转半生,你为什么最终选择回到清凉山?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

**范博:**初中毕业后,我去西安读了预科,在那里第一次接触了摇滚乐。两年后回到延安继续学业,认识了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和志同道合的舍友,我们一起组建了校园乐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延安本地的摇滚演出,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此,我“死磕”摇滚乐整整10年。直到有一天,意识到也要面对现实生活,便报名参加了导游班,开始从事导游工作。因为对景区比较熟悉,就从讲解员做起,两年后,在延安第一届旅游形象大使比赛中获得了“最佳才艺奖”。渐渐地,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少了些什么,又开始怀念乐队时光,于是和朋友去酒吧驻唱。那段时间,也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987交通音乐广播做客时,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两年以后我们步入了婚姻。

考虑到不能一直靠唱歌养家糊口,我开了一个私房菜,开始生意还不错,但一年后因为种种原因关闭了。之后,我又尝试创立了延安第一个文创品牌“破壳”,可惜由于经验不足和信息滞后,最终以亏损收场。随后,我到延安枣园游乐场工作,负责演奏板块,组建了延安首个儿童剧,还登上了央视的综艺节目,并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结了对子。后来游乐场生意惨淡剧团解散,我只好在家后院开了“后院串串”,这也是延安第一个清水锅串串店。

### 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

生意非常火爆,我也信心满满地前往西安开店,却遭遇了疫情冲击。3年后,我选择回到延安,回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清凉山。

**陈晨:**范博是我们延安小有名气的歌手,《欢迎来到延安》《撸起袖子加油干》等歌曲被广为传唱,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除了他的歌曲,还不得不提他开的美食店——“后院串串”,他家的串串非常好吃,装修得也特别有红色情怀,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范博:**其实我所有做过的事情,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我骨子里的红色情结。我人生中的第一帧记忆和无数碎片记忆就是宝塔山、延河桥,因为我家一推开门就是这个景色。我从出生到18岁离开延安,一直在这个红色场景里“沉浸式”长大。这种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审美和艺术表达,尤其是后来从事导游工作期间,这种潜意识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常常思考:游客来延安想了解什么?我又能给他们什么?

**远播:**说得真好,那么,这些丰富的从业经历,对你如今担任清凉山景区宣传营销者有什么影响?几份职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和互助?

**范博:**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份经历都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这几条职业线看似不同,其实都能串联起来。10年的音乐生涯让我擅长唱歌,再做导游,我一上车先扯嗓门来一首陕北民歌,能迅速拉近与游客的距离。酒吧从业的经历则锻炼了我识人的能力,让我在短时间内融入不同群体,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这些经验在后来经营餐饮时,帮我省了宣传上的功夫,当然开餐饮也比别人要少走弯路,起码宣传这块能省力。拥有这些人脉、经验和宣传优势,如今在清凉山做营销,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工

作起来充满了快乐。

**陈晨:**说到这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清凉山景区?

**范博:**清凉山自古就是宗教名山,山上怪石嶙峋、风景秀丽独特,历代文化名人题刻遍布,尤其是佛教石窟,是延安五大国保石窟之一。清凉山石窟的开凿,可以追溯到北朝晚期,直至明清前后延续1000多年,这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清凉山也是较早的三教合流之地,早在金代就在桃花洞区域建立了道教观,创始人梁文仙羽化后被塑成真人包骨泥塑供奉在仙灵堂洞窟内。清凉山石窟功能齐备,有佛殿窟、窟窟、修禅窟、僧房窟,在明代,管理延安府僧俗事务的官方机构“僧纲司”就设在清凉山。清凉山石窟造像极具特色,是石窟完成中国化改造后的杰出代表作,完全适合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观念,其中以各种自在坐观音最具特色。自在观音自唐代画家周昉创造出这一艺术形式后,清凉山是其继承和创新的集大成之地。

清凉山石窟一号窟中有题记和发愿文137方,内容丰富、信息量极大,从各类题记中可以看出开窟造像的功德之来源广泛,官员、商贾、普通市民都积极地参与了造像活动,其中有大量的军人,是开窟造像的主力。长达百余年的宋夏、宋金战争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向延安汇集,造成了经济的畸形“繁荣”,同时造成了开窟造像的信众基础和经济条件。从发愿文中可以看出,军民厌恶战争、祈求和平、超度亡魂的朴素愿望。

清凉山又是红色的新闻山,中央印刷厂、新华日报社、新华通讯社、新华书店等均在清凉山,10年间刊印了大量报刊书籍,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鼓舞民众起到了无可替

代的喉舌作用。新闻机构之所以设在清凉山,是因为清凉山基岩深厚、洞窟众多、工作场地安全现成。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的一首诗生动地描绘出个中原因:“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清凉山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地处城区,与宝塔山、凤凰山鼎足而立,位于延安形象的“标准照”延河大桥、宝塔山边上,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游览便捷。登上清凉山,可以一览延安城全部风貌,延水环绕、宝塔高耸、凤凰掩翠,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使人怀古思今、物我两忘、流连忘返。

**远播:**去年你参加了陕西第四次文物普查的工作并担任组长,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份艰辛工作背后的感受和收获吗?

**范博:**可以说每天都有新的触动。在文物普查的一年中,我学会了敬畏——敬畏山,敬畏水,敬畏大自然,敬畏文物,敬畏老乡,甚至敬畏每一颗野果。在志丹永宁普查时,我走的路正是父亲十几年前走过的路。在父亲当年勘探过的灰坑文化层中继续寻找蛛丝马迹,那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时空穿越。看到父亲当年对一些文物的新发现,我依然能想象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这种感情可以穿越时空和维度,我称之为——热爱!

不过,这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帮助,还是让我学到了许多今后在单位能用上的知识,比如文物本体描述、画图、无人机测绘。所有这些技能,都能很好地应用到我未来的工作中。可以说,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陈晨:**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位清凉山的前辈,那就是范博的父亲范建国。他曾是清凉山景区的讲解员,并担任过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组长。你从小在清凉山长大,你觉

得“两代普查组长、两代讲解员”的父子传承,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范博:**清凉山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修缮,我爷爷就在这里工作,是第一批职工,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现在,我爷爷的墓碑落款仍是“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立”。我爸爸当兵复员以后,随父母单位分配,也在这儿工作到退休,至今每天牵挂单位的事。我学校毕业时,赶上分配工作的年代,依然被分配到了清凉山,兜兜转转也工作了20年。不过,我还能再干20年,这样我们一家三代工龄加起来,就超100年了。当然,如果将来我女儿愿意继续从事这份职业,我会非常欣慰的。

**远播:**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新的人生打算?对清凉山景区有没有新的创意策划?

**范博:**接下来所有的策划和创意就围绕一个“人”字展开。我要转变思路,打开大门,积极寻求异业合作,主动以文创的形式刺激二次消费,以“创新不忘本”的理念,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 嘉宾范博

